

傾聽

李友中 摘譯



「常常，想不麻煩別人而生活將有多好，你想可能嗎？」

她問。

「難說。」

「我沒有麻煩你吧？」

「沒有。」

「現在也沒有吧？」

「現在也沒有。」

她將手伸過桌面搭在我的手上輕握著，然後又縮回去。

「我明天去旅行。」

「去哪裡？」

「還沒決定，安靜涼爽的地方吧。一個星期。」

我點頭。

「回來後打電話給你。」

× × × × × × × × × × ×

第三個和我上床的女孩，稱呼我的 penis 為：「你存在的理由。」

× × × × × × × × × × ×

我曾寫過以『人的存在理由』為題的短篇小說。小說沒寫完，但是我沒有停止關於人的存在理由之思索，而且開始一種奇妙的癖。就是將所有事物都非換成數值不可的癖。約有八個月期間，我被這種衝動驅使著，乘坐電車時，首先計算乘客的數目、計算樓梯的數目、一有空便數著自己的脈搏。當時的紀錄如下：從 1969 年 8 月 15 日到次年 4 月 3 日之間，我上了 358 堂課、作了 54 次愛、吸了 6921 支煙。

繪圖：黃子丹

那時我曾想到，全部所換成的數值或許可以跟人報告，而報告本身亦確定了我的存在。當然了，誰也不會對於我吸的香煙數、走過的樓梯數、或我的 penis 尺寸感興趣。所以我迷失了存在的理由，終於孤·獨·一人。

因此，當她的死訊傳來時，我已吸了第 6922 支煙。

× × × × × × × × × × ×

那晚。鼠沒有喝一滴啤酒。那絕不是好現象，因為他連續喝了五杯 Jim Beam 威士忌 rock。

我們在店裏較暗的角落打彈子機，那是一種供花一把零錢殺時間的廢物。可是鼠無論做甚麼都一副當真的模樣，所以當晚我居然五回二勝，也算奇蹟。

「怎麼了？」

「沒甚麼。」鼠說。

我們回到吧台喝啤酒和 Jim Beam 威士忌。

我們幾乎不發一語，不停地投幣到自動演奏機，無聊地聽著：「everyday people」、「wood stock」、「spirit in the sky」、「hey, their rolling on」……。

「想拜託一件事。」鼠說。

「甚麼事？」

「替我見個人。」

「……女的？」

鼠遲疑了一下點頭。

「為甚麼託我？」

「還有誰？」鼠很快說道，一口氣喝下第六杯

士忌。「西裝和領帶有吧？」

「有，不過……」

「明天兩點。」鼠說。「哪，女人到底是吃甚麼活的？」

「鞋底吧。」

「廢話。」鼠說。

× × × × × × × × × ×

談談第三個和我上床的女孩。

她不能說是美女。但「絕不是美女」的說法欠公平，「談論是不是美女，不能形容她的本來面目」應該是比較正確的表現。

我只有一張她的相片。背面寫著日期：1963年8月。那年甘迺迪總統被擊中頭部。相片中的她微笑著，坐在像避暑地的海岸防波堤上，坐得不很舒服的樣子。剪著珍·西貝葛式的短髮（我想到奧斯維維集中營的猶太人髮型）。穿著紅色長裙連身夏服，有點無助的姿態。那是內心纖弱處才能感受的美麗女人。

輕闊的嘴唇、觸角般稍微朝上的鼻、大概是自己剪的瀏海，毫不故作地從寬廣的額頭垂下，有幾顆小小的青春痘痕跡。

那時她十四歲，亦是她二十一年的人生裏最美的一瞬。然後，突然地一切消失。為甚麼？我不知道。是什麼理由？或是為了甚麼目的？竟發生那樣的事？我不知道，誰也不知道。

× × × × × × × × × ×

她很認真地（非開玩笑）說，我進大學是受到天的啓示。那時是清晨四點，我們裸體躺在床上。我問她『天的啓示』到底是甚麼意思。

「不可能知道吧？」她說。過了一下，追加道：「像天使的羽毛，從天空紛紛散落地面一樣。」

我想像天使的羽毛紛紛降落在大學校庭的情景。從遠處看來倒像一團團衛生紙。

沒有人知道她的死亡理由。她自己也不曉得吧？我想。

× × × × × × × × × ×

時鐘指著十二點。我想像外頭的熱，沒趣地打領帶穿上衣。

時間很充裕，又沒事做。我開車慢慢繞著從海邊延伸到山上，細長的街道。河川、網球場、高爾夫球場、一大排房屋、牆壁接著牆壁、幾間小巧漂亮的餐館、時裝店、老圖書館、月來香盛開的原野、養著猴子的公園、街道一直是如此。

我繞了一下山手區特有的迂迴彎道後，沿著河流駛向海岸，在河口附近下車，雙腳泡進冰涼的河水。網球場兩個白帽帶太陽眼鏡，曬得很黑的女孩在打球



。午後日照增強，女孩每一揮拍就揮出不少汗水。

我看了五分鐘後，回到車裏。將座椅放倒，閉上眼睛，慵懶地聽著混合著海浪與擊打網球的聲音。無力的南風帶來海與瀝青的味道。想到從前的夏日，溫暖的女孩肌膚、昔日的搖滾樂、才洗好的襯衫、游泳池更衣室裏香煙的味道、微妙的預感，從未實現的夏日甜夢。然後某年的夏日（幾時？），夢再也沒有出現。

× × × × × × × × × ×

準二時，到達 Jazz-bar。鼠正坐在外頭欄杆閱讀著卡詹札基斯（Nikas Kazantzakis）的『再度被掛十字架的耶穌』。

鼠沈默地閣起書本，跳進車子，戴上太陽眼鏡。「不必了。」

「不必了。」

「不必了。」

我嘆了口氣，弄鬆領帶，將上衣丟到後座，點上煙。

「去哪裏？」

「動物園。」

「好。」我嘆氣。

× × × × × × × × × ×

談談街的事。我出生、長大、初次跟女孩上床的街。

前海後山，且緊鄰巨大港街的小小街道。自港區回來時，上國道開始飛馳後沒法吸一支完整的煙，因為從點燃火材到熄滅之間，車子也許已進入街道了。

人口很少，才七萬。這個數字恐怕五年後也不會改變。各戶大抵是二層建築，且都擁有汽車。每戶平均有兩台。

這個數字不是照我自己喜歡想像的，是區公所統計課的年度公布。二層建築是很好的建築方式。



鼠的家是三層建築，屋頂還蓋了溫室。斜面通向地下室的車庫，老爸的賓士車和鼠的 TRIUMPH TR3 像老友般並列著。不可思議的是，鼠家裏最有家庭氣氛的却是這車庫。可容納小型飛機的空間裏，塞著舊型電視和冰箱、沙發、整套桌椅、碗櫥等。我們常在這裏舒適地喝啤酒打發時間。

我不太清楚鼠的父親，也從沒見過。我曾問道，你父親是怎麼樣的人？他簡單回答：年紀比我大，而且是男的。

傳說鼠的父親以前十分窮苦，在戰前辛苦地搞一家製造驅蟲軟膏的化學工廠。戰爭爆發，戰線延伸至炎熱的南方，他那藥效頗有疑問的驅蟲軟膏居然開始供不應求。

戰爭終了蕭條時期，他將軟膏堆在倉庫裡，開始賣起補充營養的營養劑。韓戰終了時，突然家庭用洗劑大缺貨，營養劑又變成洗劑。據說其成份完全一樣。

25 年前，新幾利亞的叢林裏，塗著驅蟲軟膏的日本兵屍體堆積如山。今天每個家庭亦使用同樣商標的刷馬桶刷洗劑。

鼠的父親就是因此致富的。

街道住著各色各樣的人。我在 18 年間，實在從街道學到了許多。街道在我的心紮下了根，我的回憶多半和街道相連。但是進了大學，要離開街道時，我卻發自心的底處舒了一口氣。

暑假及春假，我雖返回街道，多半時間卻喝酒過度。

× × × × × × × × × × ×

曾經，誰都有想過冷靜生活的時候。

高中快畢業時，我曾經決定，只說出心裏話的一半。為甚麼？理由早忘了。但是我真正實行了好多年。直到某日，我發現自己變成心裏有話，除了一半以外講不出來的人。（她說，「為甚麼每次要人問你才回答？」）

那是不是就稱為冷靜？我不知道。但是若一台年老不堪的舊冰箱也可以稱為「冷靜」的話，我想我就是了。

因為這緣故，我現在以香煙和啤酒驅走『意識性的嗜眠』，孜孜不倦地寫作。不停地沖熱水澡、一天剃二回鬚鬚、舊唱片反覆放著。現在，我身後，有點落後時代的 Peter Poul and Mary 正在唱著。「不要再想，不是已經結束了嗎？」

× × × × × × × × × × ×

第二天我邀鼠到山手區的飯店游泳池。因為夏季快完了，或因為交通不便的緣故，游泳池內約只有十個人。且一半以上是拚命作日光浴的老美。

舊貴族邸改建的飯店舖著漂亮整齊的草坪。沿著玫瑰圍牆到游泳池途中的小山坡，可看到輪廓分明的海、港、與街道。

我和鼠競游 25 公尺數次來回後，坐在並列的躺椅。我等氣息調勻後開始吸煙，鼠慵懶地眺望池裏游得不錯的美國女孩。

晴朗的天空掠過幾架飛機，留下白晰的噴射雲。

「小時候看過不少飛機飛過去。」

鼠看著天空說。

「幾乎都是美國飛機。雙胴的螺旋槳機，看過嗎？」

「P-38？」

「不，是運輸機，比 P-38 大好多。飛得很低的時候，清楚看得到空軍標識。還有 DC6，DC7，也看過 SAVER JET。」

「很老型哪。」

「對，大約是艾森豪時代吧。巡洋艦入港時，街都是水兵和 MP，看過 MP 嗎？」

「嗯。」

「很多都不見了。並不是說我喜歡軍隊……。」我點頭。

「SAVER 是很棒的飛機，可以丟汽油彈。看汽油彈落下的情景嗎？」

「在戰爭電影裏看過。」

「人類實在是真會研究發明，做得真棒。十年，大家會開始懷念汽油彈也說不定。」

我笑著點上了第三支煙，「喜歡飛機？」

「想當飛行員，以前。視力不行了，泡湯了。」

「是嗎？」

「喜歡天空，怎麼看都不膩，不想看時，不看得了。」

鼠沈默了五分鐘後，突然又開口。

「有時，實在無法忍受自己是有錢人。想逃



點，知道嗎？」

「我怎麼知道？」我沒好氣地說。「逃不就好了？如果真想的話。」

「……也許吧。跑到不知名的地方，重新開始，想來不錯。」

「不想回大學？」

「放棄了，也不想回去。」

鼠說著，從太陽眼鏡的深處注視著游泳的女孩。

「幹嘛放棄？」

「……覺得沒意思。可是，我也確實拚過命。爲了自己，也曾爲別人。示威時我也遭鎮暴隊狠狠揍過。但是哪，時候到了，大家都會返回原來的地方。只有我無處可回，像玩大風吹一樣，只有我搶不到椅子。」

「再來想做甚麼？」

鼠用毛巾擦腳，想了一下。

「想寫小說，覺得怎樣？」

「想寫，寫就是了。」

鼠點頭。

「想寫甚麼？」

「好小說，對自己而言的。我可不覺得自己有甚麼才能。但是，至少寫作時可以連帶地自我啓發，是吧？」

「是呀。」

「爲自己而寫，……或則爲了蟬而寫。」

「蟬？」

「嗯。」

鼠抓起掛在胸上的甘迺迪銅幣項鍊，摸著。

「幾年前的事。我跟兩個女孩到奈良旅行。炎熱的夏日午後，我們在山道走了三小時。途中只碰到叫一聲即飛走的野鳥和倒在地上啪搭啪搭著翅的秋蟬。」

好一個熱的要死的夏。

不久後，我們坐在長著夏草的斜坡吹著涼風擦汗。斜坡下是深壕，對面則是樹木蒼鬱，隆起如島的古墳。占時天皇家的墓，見過嗎？

我點頭。

「那時候在想，爲甚麼造了這麼大的東西哪。當然，墳墓不分大小都有其意義，所有的人都不免會死，學校有教過的。可是哪，那玩意兒實在太大了。有時物體巨大化以後本質就變了。說實在的，看來不像古墳，倒像一座山。壕的水面上有許多青蛙和水草，柵欄掛滿蜘蛛網。」

我默默望著古墳，越過水面的風響在耳際。那時，我有一種無法形容的感覺，不只是感覺，而是完全被全體包容一般：蟬、蛙、蜘蛛、風、都和宇宙成爲一體。」

鼠說到這裏，將已沒氣的可樂一口喝光。

「想寫作時，我就想到那個夏日午後和草木蒼鬱的古墳。然後想到，若能爲蟬或蛙或蜘蛛或夏草或甚至風而寫作，該是很棒的事吧！」

鼠說完後，將兩隻手支在腦後，默默地眺望著天空。

「然後，寫了什麼？」

「一行也沒寫，甚麼都寫不出來。」

「是嗎？」

「汝們是地上的鹽。」

「？」

「鹽若失了味，可用什麼叫它再鹹呢？」

鼠說。

× × × × × × × × × ×

黃昏時，我們出了游泳池，走入流瀉著曼多里尼義大利民謠演奏的飯店酒吧，喝著冰冷的啤酒。巨大的窗子外，港口的燈清楚可見。

「女孩怎麼了？」

我忽然，一下子問道。

鼠用指甲刮去嘴上的泡沫，望著天花板思索著。

「說清楚點，這件事我不準備跟你說。因爲這是一件亂七八糟的笨事。」

「但是你想告訴我。」

「是。但是想了一晚還是放棄了。世界上總有沒辦法告訴人的事。」

「譬如什麼？」

「譬如牙痛。有一天突然痛起來，誰來安慰都沒法止痛，對吧。於是開始生自己的氣。然後對不生氣的人也生氣。懂嗎？」

「一點點。」我說。「不過，你給我想一想，大

家的條件是一樣的。就像同坐在一架故障的飛機一樣。當然其中會有好運與壞運，身體好和身體差的、有錢與沒錢的。但是，沒有人是生來比人強的。大家相同。擁有的害怕失去，沒擁有的害怕一輩子沒辦法擁有，大家相同。所以先領會的人先努力改善，至少也要作出改善的樣子，是吧？沒有人天生強壯的，作出強壯樣子的人倒有一些。」

「可以問個問題嗎？」

我點頭。

「你真的相信這理論？」

「嗯。」

鼠沈默了一下，凝視著手上的啤酒杯。

「難道不能說個謊嗎？」

鼠認真地說道。

我用車子送鼠回去以後，一個人順道去了 Jazz-bar。

「談了？」

「談了。」

「太好了。」

Jay 說著，在我面前遞上薯片。

× × × × × × × × × ×

哈特費爾得作品之一的『火星之井』，是他的作品裏最具特色，有如科幻作家 Ray Bradbury 呼之欲出的短篇。很久以前讀過，細微部分不太記得。大概綱要記述如下：

那是敘述關於一個潛入火星地表上無數的坑（井）的青年的故事。井是毫無疑問幾萬年前的火星人所挖掘的。不可思議的是，全部的井沒有一座有水。沒有人知道火星人為甚麼要挖這些東西。實際上火星除了這些井外甚麼都沒有留下。沒有文字、住家、餐具、鐵器、墳墓、火箭、街道、自動販賣機、連貝殼都沒有。光是一大堆井。所以到底能不能稱為文明傷透了地球學者的腦筋。井本身倒是造得很堅固，歷經幾萬年歲月仍然沒有掉一塊磚。

當然無數冒險家或探險隊曾潛下井底調查。有帶繩子的，總因井太深繩子不夠長而回頭。沒有帶繩子的則再也沒有一個回頭。

某日，一個徬徨於宇宙的青年跳下井。他已經厭倦廣大的宇宙，希望不為人知地死去。跳下井後，突然一股溫柔奇妙的力包圍他的身體。才掉下一公里便出現橫向的地道，他沿著繞來繞去的地道走，走了多久也不曉得，因為手錶停了。也許兩小時，也許兩天，而且不餓也不累。方才那不可思議的力始終包圍著他。

然後他忽然感覺到炫目的日光。地道連著別的井



，他攀上井，再度走出地面。他坐在井口眺望著沒有盡頭的荒野。又望向太陽，景色很奇怪，風的味道、太陽……太陽是中空的，夕陽鎔化成一大塊橘色的餅。

「這個太陽只剩 25 萬年壽命，然後爆炸，嗶嗶！……OFF。25 萬年，沒多少時間嘍！」

風對著他的耳語。

「我不過是風，別太在意。你高興的話叫我火星也可以。毫無影響。文字對我沒有意義。」

「可是，你能對我說話。」

「我？說話的是你，我不過在你的心裏加點暗示而已。」

「到底太陽怎麼了？」

「老了，即將死亡。你我都沒法挽救。」

「為何忽然……？」

「不是忽然，你在井底爬十五億年。如你們的諺語說的：『光陰如白駒過隙』。你所爬過的井，正是隨著時間的縫隙所挖掘的。我們都徬徨在時間裏——自宇宙創始到死亡。所以我們不會生也不會死，風罷了。」

「我想問個問題。」

「榮幸得很。」

「活了這麼久，你學到了甚麼？」

大氣巍巍搖晃，風笑著。然後，永恆的寂靜覆蓋火星表面。青年從口袋取出左輪，對著自己的太陽穴，扣下板機。

× × × × × × × × × ×

電話鈴響。

「我回來了。」她說。

「想跟你見面。」我說。
 「現在可以出來？」
 「當然。」
 「五點，YMCA 門前。」
 「你在 YMCA 幹嗎？」
 「法語會話。」
 「法語會話？」
 「OUI」

我掛下電話後沖澡、喝啤酒。啤酒喝完時，下起瀑布般的西北雨。

× × × × × × × × × ×

我抵達時，雨更大了。走出門的女孩們狐疑地望著天空，打開傘。我將車子停在門的對側，關掉引擎，點上煙。被雨淋濕的兩條門柱宛如立在荒野的墓石。緊鄰的 YMCA 的古舊建築的旁邊，是新蓋的出租大樓。從屋頂上掛著電冰箱的巨大廣告，畫著約 30 歲，繫著圍裙有點貧血感的女人正笑著彎身打開冰箱。因此冰箱的內容歷歷可見。

冷凍庫裏是冰及一公升裝的香草冰淇淋、一包冷凍蝦，第二段是蛋盒及奶油、Camenbert 乳酪、無骨火腿。第三段是魚和雞腿，最下層的塑膠盒裏裝的是番茄、蘆筍、萵苣、grape、門側是大瓶裝可口可樂三瓶、及牛奶盒等。

等她的時間裏，我攀著方向盤，思索著冰箱的內容。一公升裝的香草冰淇淋似乎多了一點，缺少調沙拉的美乃滋也是致命的缺點。

她踏出門時已經五時過一點。她穿著 Lacoste 粉紅運動衫、白棉的迷你裙，髮向後束成馬尾，戴眼鏡。一週不見，她似乎老了三歲，也許是髮型和眼鏡的關係。

「雨下得真大。」她坐進助手席時說。神經質地拉了拉迷你裙。

「淋著了嗎？」

「一點點。」

我從後座拿出自從去游泳池後，一直放著的浴巾交給她。她擦了汗，用力擦了頭髮後還給我。

「下樓時在門口處喝咖啡時，雨大得像洪水。」

「不過倒涼爽了一些。」

「是呀。」

她點點頭，將手臂伸出車窗外，試了試外面的溫度。我跟她之間，似乎有一種與以前不同的不協調氣氛。

「旅行好玩吧？」我問道。

「沒有甚麼旅行。我騙你的。」

「爲什麼騙呢？」



「再說吧。」

× × × × × × × × × ×

我有時會說謊。

上次說謊是在去年。

說謊是一件要不得的事。

謊言和沈默可說是現代人社會的兩大罪惡。事實上我們幾乎經常說謊及默不作聲。

但是，如果我們一年到頭不停說話及非真話不說，那麼，『真實』的價值就失去了也不一定。

× × × × × × × × × ×

去年秋天，我和女朋友裸體躺在被窩裏，肚子很餓。

「有沒有甚麼吃的？」我問她道。

「我找找看。」

她裸身起床，打開冰箱，找到隔天的吐司。再用萵苣和臘腸作了簡單的三明治，包括即溶咖啡，一起送到床上。那是十月的一個冷冽的夜裏，回到床上時，她的身體像罐頭鮭魚般冰冷。

「沒有芥末。」

「已經很好了。」

我們裹著棉被，咬著三明治，看電視裏播放的舊電影『桂河大橋』。

最後橋被爆破時，她喃喃道。

「既要爆破，爲甚麼那麼拼命造橋呢？」她茫然問道。

「爲了榮譽。」

「嗯……。」她咬著吐司，思索所謂榮譽這回事。一直如此，她的頭到底在想甚麼，我難以想像。

「你愛我嗎？」她問。

「當然。」

「想結婚嗎？」

「現在，馬上？」

「以後……有一天。」

「當然想結婚。」



「爲甚麼要問才回答？」

「忘了說罷了。」

「……想要幾個孩子？」

「三個。」

「男的？女的？」

「女的兩個，男的一個。」

她喝一口咖啡，將口裡的吐司嚥下去，凝視著我的臉。

「說謊！」

她說道。

可是她錯了，我只說一個謊而已。

× × × × × × × × × ×

離開 YMCA，我們進入一家港邊的小餐館，簡單用過餐，要了 Bloody Mary 和 bourbon 威士忌。

「要我說實情嗎？」

她問道。

「去年我解剖了一隻牛。」我說。

「？」

「打開肚子時，胃裏除了一團乾草外空無一物。我把那團乾草帶回家，擺在桌上。每逢有不愉快時，便瞪著那團草發呆。『一團慘兮兮，乾燥無味的草，爲甚麼牛要一次又一次，煞有事地反芻不可呢？』」

她笑一下，嘟起嘴，盯著我的臉說。

「知道了，再也不說了。」

我點頭。

「想問你一件事，可以嗎？」

「可以。」

「人爲甚麼死？」

「進化中的緣故。當個體承受不了宇宙進化的能量時只好世代交替。當然這不過是一種說法。」

「現在也在進化中嗎？」

「一點點。」

「爲何進化呢？」

「那也是各種說法。可以確定的是，宇宙本身在進化中。無論是誰的意志或方向性的介入，總之是在進化。結局是我們都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罷了。」我放下威士忌酒杯，點上煙。

「那能量到底從哪裏來，沒人曉得。」

「是嗎？」

「是。」

她瞪著白色桌巾，的指尖咕嚕咕嚕地轉著杯裏的冰塊。

「我死了一百年後，誰都不會記得我的存在吧？」她說。

「恐怕是。」我說。

× × × × × × × × × ×

走出餐館時，我們處於不可思議鮮明的夕陽中，沿著安靜的倉庫街，並排走著，微微聞到她頭髮的濃絲精味道。是風，搖曳楊柳的風提醒了夏季終將結束。走著時，她以指頭完整的那隻手握住我的手。

「什麼時候回東京？」

「下星期吧，學校有考試。」

她沈默了一下。

「冬天時還會回來。聖誕節的時候，12月24日，我過生日。」我說。

她點頭，在想別的事。

「山羊座？」

「嗯，妳呢？」

「一樣，1月10日。」

「運氣差的星座，耶穌也是同樣星座。」

「是啊。」

她說著，又握住我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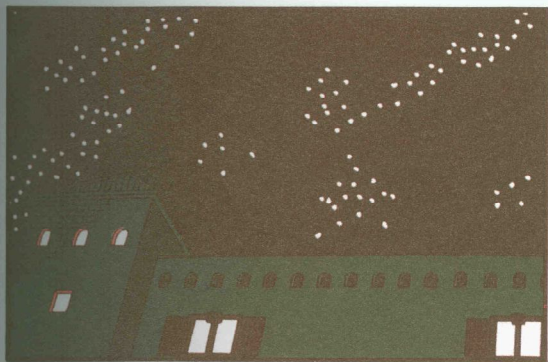
「你不在，會挺寂寞的。」

「還會見面的。」

她再也沒話說。

倉庫街，一間間的倉庫相當古舊，磚瓦與磚瓦之間爬著深綠色的青苔。高大黑暗的窗子隔著堅固的鐵架，生鏽的厚門掛著各貿易會社的名牌。倉庫街的盡頭，海的味道濃厚可聞，並排的柳樹像拔去的牙齒般中斷了。我們越過雜草茂盛的軌道，坐在人跡稀少的倉庫石階上。

造船公司的碼頭上點起了燈，旁邊是卸下貨物後，水線上昇的希臘籍貨船如被丟棄般浮著。甲板上的白漆被海風蝕成鐵鏽色，船腹如同長痂的病人般，附滿貝殼。



很長的時間，我們沈默著眺望海與天空與船。夕風渡過海面，搖晃著岸邊的雜草，黃昏逐漸轉成黯淡的夜，碼頭上空，幾顆星星開始亮起來。

沈默一段很長的時間，她左手握起拳頭，神經質地擊著右手掌心。直到手掌發紅，才洩了氣般凝視著手掌心。

「我恨所有的人。」

她忽然說道。

「包括我？」

「對不起。」她紅著臉，嘆口氣，將手縮回膝蓋。「不恨你。」

「還不到恨的程度？」

她笑著點頭，以微顫的手點起香煙。呼出的煙霧被海風吹過她的髮際，消失在薄暮中。

「孤單的時候，幻想中，會聽到許多人對著我講話。認識的人，不認識的人，爸爸、媽媽、學校的老師、各式各樣的人。」

我點頭

「很討厭的話，『你去死！』或是更難聽的……。」

「甚麼？」

「不想說。」

她將才吸兩口的煙用涼鞋踩熄。指尖按著眼皮。

「你想，我有病？」

我搖搖頭。

「擔心的話可以看醫師。」我說。

「不用，不要介意。」

她點上第二根煙，想笑但是笑不出來。

「我從沒有像這樣子說話，和你是第一次。」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不停顫抖著，指尖冒著冷汗。

「旅行的事，我本來不想騙你的。」

「我知道。」

我們再度沈默。聽到碰擊在堤防上的細浪的聲音。過了一段十分長的時間。當我發覺時，她正在飲泣著。我的指頭順著她的淚水緩緩滑過她的臉頰，最後抱著她的肩。

很久所沒有感受到的夏季味道，潮香、遠方汽笛、女子肌膚、檸檬味潤絲精、夕風、淡淡的希望、然後是，夏之夢……。

但是，有如歪放的描繪紙一般，什麼都有一點，可就是差了一點對不起來。

× × × × × × × × × ×

走了半小時才到她的公寓。

很清爽的夜。她哭過後竟然精神特別好。回家路上，我們逛了幾間店舖，買了一些沒甚麼用的瑣碎物品。草莓味道的牙膏、鮮艷的海灘浴袍、幾種類的丹麥製拼圖遊戲、六色原子筆，我們抱著這些東西走上坡道時，常常停下來回頭望著港口。

「車子不是停在那邊嗎？」

「以後再去開。」

「到明天早上，可以嗎？」

「不要緊。」

然後我們走著剩下的路。

「今晚不想一個人。」

她望著鋪道的碎石說道。

我點頭。

「可是擦鞋子的事呢？」她問。

「他偶而會自己擦。」

「他自己會擦嗎？」

「他是擦鞋模範。」

安靜的夜。

她緩緩翻過身，鼻尖觸到我的肩。

「好冷。」

「現在是攝氏 30 度。」

「不知道……很冷。」

我取過踢到腳邊的被單，蓋至她的肩後抱著她。她的身體顫抖著。

「妳病了嗎？」

她輕輕搖頭。

「怕……。」

「怕甚麼？」

「甚麼都怕，你不怕嗎？」

「沒甚麼好怕的。」

她沈默著。像是在確定我回答裡的存在感，沈默著。

「想和我作愛嗎？」她問。

「嗯。」

「對不起，今天不行。」

我抱著她點頭，沒有作聲。

「剛作了手術。」

「孩子？」

「嗯。」

她放開置於我背上的手，指尖在我的肩後不斷地畫著小圓圈。

「不可思議，甚麼都不記得。」

「是嗎？」

「對方的事，全忘了，連臉孔也想不起來。」

我用手掌撫著她的髮。

「曾經有很喜歡的感覺，只是一瞬間……你喜歡過誰嗎？」

「嗯。」

「記得她的臉嗎？」

我試著回憶三個女孩的臉孔，竟沒有一個可以想出正確的輪廓。

「不。」我說。

「不可思議，為什麼呢？」

「也許那樣比較好吧。」

她將臉靠著我裸著的胸口，無言地輕輕點頭。

「……如果你很想要的話，也許別的方法……」

「不，不要介意。」

「真的。」

「嗯。」

她的繞在我背上的手臂緊了些。我可以感覺她靠在我心口上的乳房。我忽然飢渴著啤酒。

「幾年以來，很多事一直不順利。」

「從幾歲起？」

「爸爸生病那一年。在那之前甚麼都記不得了。都是不喜歡的事。頭上，一直颳著不好的風。」

「風向會變的。」

「真的嗎？」

「總有改變的時候。」

她沈默著，像沙漠裡的沈默與乾燥，而將我的話一口吞下後，嘴角僅餘下苦澀。

「也想過好幾次。一直不行。想努力去愛一個人，也想過要好好忍耐，但是……。」

我們無言地擁抱。她的頭躲進我的胸裡，含著我的乳頭睡著了。很長的時間我們一動也不動。

很長，真的很長的時間，她再也沒有出聲，我半睡地眺望著昏暗的天花板。



「媽媽……。」

她作了個夢，輕輕啜泣著，她睡熟了。

× × × × × × × × × ×

呀！大家好。又來到 N. E. B. 流行歌曲點唱時間。又是周六之夜。以下兩小時讓我們盡情欣賞音樂。對了，夏季也快要終了，怎麼樣？是個愉快的夏季嗎？

今天要放唱片前，為大家讀一個女孩的來信。

「你好：

我是你的忠實聽眾。時間過得真快，我入院已是第三年。當然了，在空調的病房裏，僅能看到窗外景色的我，季節已沒有甚麼意義。但是，想像裡季節的變換，我的心也雀躍不已。我今年十七歲，三年裡不能看書，也不能看電視，也不能散步，連從床上起來，或翻個身也不能，過著木石般的日子。這封信是照顧我的姐姐替我寫的。她為了照顧我，大學也休學了。我實在感謝她。我躺在床上的三年裡所學到的是，



再如何悲慘也要學習，要好好活下去。

我的病，聽說是脊椎神經麻痺。雖然麻煩，回復的可能性卻是有的。百分之三，這是醫生（很好的人）告訴我的統計數字。照他所說這個數字絕對比一個新人投手對巨人隊時獲無安打、無跑壘的或然率高。

時時，我想已經不行了。是想大叫出來的那種恐怖。一生像石頭般地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也不能看書，也不能在微風裡散步，也沒有人愛，然後悄悄地死掉，真是悲傷欲淚。夜晚三點醒來時，常常聽到自己的背脊在一點一點溶化的聲音，也許事實是如此也說不定。

病院的窗子可以看到港口。我想像早晨起來走到港口，將海的味道吸一大口。只要一次就好，為甚麼，天底下有我這樣的人存在呢？我希望你能告訴我理由，如果有人能告訴我，也許我就會甘於躺在床上輩子。

再見，祝健康。」

沒有寫名字。

我昨天下午三點收到這封信。我在電台裡邊喝著咖啡邊看信，傍晚下班時，我特意走到港口，眺望著山這邊。她的病房看得見港口，港口這裡也應該得到她才對。山上實在是許多燈火，當然，到底那一個燈來自她的病房不得而知，有的燈來自貧窮的人家、有的燈來自有錢人的洋房。也有飯店的燈、學校的燈、公司的燈，實在是有許多人在那兒生活著哪！我這樣的感覺是第一次，想到時，突然淚水滾出來，好久沒有像這樣哭出來了。聽好，我並不是因為同情妳而哭，我要說的，只是一句話。只說一次而已，好好聽著：

我，實在愛你們。

過了十年以後，若還記得我在此所放的唱片的人，請記得我今天所說的話。現在我們播放來信女孩所點的歌曲：貓王普里斯萊的『good luck charm』，這個曲子播完後的一小時五十分將回到老節目「犬的笑匠」。

謝謝收聽。

× × × × × × × × × ×

回東京的那天傍晚，我提著皮箱走到 Jazz-bar 辭行。還沒開店，但 Jay 喚我進去，拿出啤酒。

「我晚上坐巴士回去。」

Jay 削著作炸薯片的洋芋，頻頻點著頭。

「你不在，大伙兒會挺寂寞的，猴子的伴也要解散了。」他指著掛在吧台上的版畫說道。「鼠會很寂寞。」

「嗯。」

「東京不錯吧？」

「哪裡都一樣。」

「是吧。我除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那一年就從沒走出這個街道。」

「喜歡這個街道？」

「像你說的，哪裡都一樣。」

「嗯。」

「不過，幾年後倒想回一次中國……我一次都沒去過。……看到港口的船時有這個想法。」

「我叔叔死在中國。」我說。

「是嗎……，很多人死了。不過，四海之內皆兄弟……是嗎？」

Jay 請我喝了幾罐啤酒，又給我一袋炸薯片。

「謝謝。」

「不要客氣，心意罷了。……不過，人家突然長大啦，當初見到你們時，不過是高中生。」

「我笑著點頭，說：「再見。」



「再見。」Jay 說。

8 月 26 日。店裏的日曆下欄『今日格言』印著：
『施比受更有福。』

× × × × × × × × × ×

我買了夜行巴士的票，在候車室裡坐著眺望街道上的燈火。夜深時，燈火開始一盞盞消失，最後僅剩下街燈與霓虹燈。微醉的海風挾著遠方的汽笛聲。

巴士站員站立著查票。我交過票，他說「21 號中國」。

「中國？」

「對，C 號席的意思，取頭一個字發音。A 是美國、B 是巴西、C 是中國、D 是丹麥。這樣才不容易弄錯。」

他說著檢查坐席表，指了指坐在司機席的同伴。我點頭，坐上巴士 21 號的 C 席。開始吃暖呼呼的炸豬片。

很多事物從眼前流過，誰也煞不住。

我們是如此過活著。

× × × × × × × × × ×

我再也沒有碰到那個左手僅四根指頭的女孩。那年冬天，我回去時她早已辭去唱片店的工作，也搬了家。然後在洪水般的人潮裡消失蹤跡。

每年夏天，我會回到那熟悉的街道。走一遍與她同走過的路，在倉庫街的石階坐下，一個人眺望著海。真想哭的時候，眼淚總流不出來。

『California girls』的唱片還在我的唱片架裡。每到夏天，我一定拿出來，一邊喝著啤酒，一遍又一遍地聽，想像著 California 的情景。

唱片架旁的桌上，仍放著從牛胃取出有如木乃伊般的乾草塊。

死去的法文科女孩的相片在搬家時弄丟了。

Beach Boys 總算又出了新唱片。

「新鮮動人的，
California girls……。」

× × × × × × × × × ×

最後再談談瑞克·哈特費爾得。

哈特費爾得於 1909 年出生於俄亥俄州的小鎮，在那裡長大。父親是沈默寡言的電信技師，母親是會占星術及餅乾燒得不錯的肥胖小女人。幼時內向的哈特費爾得一個朋友也沒有，一有時間便吃著母親作的餅乾，看著漫畫書。如此，畢業後，在小鎮的郵局待了不長，他已曉得自己的路除了小說家外別無他途。

他一年間可以寫七萬字的原稿，死去前一年達十五萬字。傳說他每半年換一台雷米頓牌打字機。

他的小说多是冒險與怪奇小說。其中兩者的混合體為『冒險少年華特』系列故事最受歡迎，全部達 42 篇。其間，少年華特死了三次、殺了五千個敵人、和包括火星人在內的 375 個女人作愛過。其中幾篇在日本有翻譯版。

哈特費爾得實在憎恨許多東西，郵局、高中、出版社、胡蘿蔔、女人、狗，算都算不完。他所喜歡的僅有三個：鎗、貓、母親做的餅乾。他恐怕是除了拉蒙製片場與 FBI 研究外，全美最完整的槍械收藏家。除了高射砲與反戰車砲以外全部都有，其中有一把是他最得意的：珍珠鎗把 38 口徑單發裝填左輪。他的口頭禪：「有一天我會將自己的腦袋變成一把單發裝填左輪。」

但是母親死去時那年，他跑到紐約，攀上帝國大廈屋頂一躍而下，像蛙一樣死得扁扁的。

他的墓碑依其遺言，引用尼采的話。

「白晝的光，豈知夜的黑暗？」

註：本文圖片取自角川書店出版

“チョーク色のピープル”

作者：おたせせいぞう

作者／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前日本大學矯正科醫師
／峯茂矯正中心負責人

